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六百九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牧守部

刺舉　屛盜　折獄

刺舉

夫方伯之任民物是司必在當官而行臨事而斷不畏權倖靡私親暱糾發瑕釁考案是非使吏不能為姦民不受其弊政事明舉風威振肅共治之善於斯為要先

民有言養禾者去其稂莠其斯之謂與

漢蓋寛饒為司隸校尉刺舉不可廻避

魏相為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

何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虧減也減除其狀令免去也不服極法奏之抵罪又云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不肖敬之如一

後漢郅壽為兾州刺史兾部屬郡多封諸王賔客放縱類不檢節壽案察之無所容貸乃使部從事專住王國

又徙督郵舍王宮外動靜失得即時騎驛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為遵節視事三年與士肅清

徐璆字孟玉為荆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勢放濫贓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為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為司隸校尉以威相臨璆到州舉奏忠贓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

縣有贓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

蘇章字孺文為兾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贓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兾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第五種為兖州刺史時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勢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魏羽素抗

直乃名羽具告之曰聞公不畏彊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之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到定陶閉門收裔賔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贓五六十萬種即奏裔并以劾超

蔡衍為冀州刺史中常侍貝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乃收齎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鼎贓罪千萬鼎中常侍騰之弟騰使大將軍梁冀為書請之衍不答鼎竟坐輸作左校

羊陟為兾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

陳翔字子麟為揚州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徵詣廷尉參中常侍璜之弟繇此威名大振

劉祐為揚州刺史時會稽太守梁旻大將軍兾之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旻坐徵

王龔為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

趙戒為荆州刺史時梁冀弟讓為南陽太守恃椒房之寵不奉法戒到州劾奏之後戒為南陽太守糾豪傑恤吏人奏免中官貴戚子弟為令長貪濁者徵拜為尚書令

种暠為益州刺史永昌太守冶鑄黄金為文虵以獻大將軍梁冀暠糾發追捕馳傳上言

魏賈逵為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以

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静寛仁有愷悌之徳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舉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文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關内侯

後魏辛術為東南道行臺尚書安州刺史時臨清太守盱眙蘄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按奏殺之

武昌悼王鑒為徐州刺史先是京兆王愉為徐州王既
年少長史盧淵寬以馭下郡縣多不奉法鑒表曰梁郡
太守程靈虬惟酒是躭貪財為事虐政殘民寇盜並起
黷音悖響盈于道路郡境吁嗟僉焉怨酷梁郡密邇僞
畿醜聲易布非直有點清風臣恐取嗤荒遠請免所居
官以明刑憲詔免靈虬郡守徵還京師於是徐境肅然
薛虎子為徐州刺史時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
咸以贓汙虎子案之於法

唐孔若思為衢州刺史先是諸州别駕皆以宗室為之不為刺史致敬繇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舉奏别駕李道欽罪犯請加鞫訊乃詔别駕於刺史致禮

嗣曹王皐為温州長史攝行州事州人李鈞及弟鍔棄其親不養凡十餘年時鈞為殿中侍御史鍔為京兆法曹皐奏鈞鍔不孝皆除名勿齒

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觀察使司農少卿李彤前為鄧州刺史坐贜錢百餘萬仍自刻石紀功號為善政碑

公綽以事聞貶吉州司馬同正

屏盜

夫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人者除其賊故古之為邦者著詰盜之制垂去惡之訓以惠保于小民也矧乃百城共治之攸重萬夫觀政之所屬寬猛為術慘舒云繫而能奮嫉惡之志竭剌姦之勞勇畧速成威信兼達廣設科禁周深淵藪行反間之計開自新之路懸告捕之賞恕既往之罪傳檄敦諭殲厥

兇渠厲兵掩擊滅其黨類或竄伏他境或悔歸本業澄清所治震肅鄰部路有遺而莫顧商次野而如室其或饑民放僻獷俗貪殘無假滋章不煩血刃推心布惠令行禁止斯又堯舜之良吏也

漢王溫舒為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豪傑而性果敢一往而無所顧者以為吏也）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言其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溫舒意者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法謂行法也）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以故齊趙

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

趙廣漢為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原褚二姓也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慄

龔遂為渤海太守先是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勑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

劫掠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盜賊於是悉平

嚴延年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比頻也涿人畢野白等繇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東西高氏各以其所居為號者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牾逆也咸曰寧負二千石莫負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發輙入高氏吏莫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謂郡守為

郡將者以其無領武事也心内懼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廼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懐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在前高氏者死吏皆股栗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張敞為膠東相先是膠東盜賊起敞自請治之既辭之官又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

劾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一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史秩百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轉相捕斬吏民翕然國中遂平是時頴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頴川於是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宣帝以問敞敞以為

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閲出者汙赭輙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繇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枹擊鼓椎也）天子嘉之後殺賊捕掾絮舜亡命數月冀州部中有大賊天

子思敞功劾使使者即家拜為兾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言容止賊盜若囊橐之盛物也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轑中轑椽也重轑重棼也重棼即今之廊舍也一敞傳吏皆捕格斷頭言敞自監護縣邊壓為兩厦者也吏而捕之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户

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

王尊成帝時為京兆尹先是南山郡盜傰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迹射言能尋迹而射取之也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王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為諫議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閒盜賊清息

蕭育為大鴻臚以鄠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久不伏辜

育為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強也

薛宣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徙為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

朱博為犍為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為寇盜博厚結其昆弟使為反間襲殺之郡中清平

後漢董宣為北海相坐殺人多濫左轉宣懷令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為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

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時降散

郭伋為漁陽太守漁陽既罹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

魯恭為樂安相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補博昌尉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

馬稜為濮陽太守坐事抵罪後數年江湖多劇賊以稜

為丹陽太守稜發兵掩擊皆禽滅之
第五種為高密侯相永壽中徐兖二州盜賊羣輩高密
在二州之郊種乃大儲糧稸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
鼓不鳴流民歸者歲中至數千家
度尚為泰山都尉寇賊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
張覇為會稽太守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
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謡曰棄
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樊曄為天水太守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

陽球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畧凶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

魏臧洪漢末為青州刺史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

田豫為南陽太守時郡人侯音反聚數千人在山中為羣盜大為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

死豫到郡悉見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上太祖善之

晉周玘為吳興太守吳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賊公行玘甚有威惠百姓敬愛之期月之間境內寧謐

陶侃為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水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為後

繼兼縛送帳下二十人伵斬之自是水陸肅清

前秦苻融為司隷校尉及鎮關東所在賊盜止息路不拾遺

宋劉鍾為高陽内史領石頭戍事高祖討司馬休之前軍將軍道憐留鎮東府領屯兵治亭羣盜數百夜襲鍾壘拒擊破之

南齊虞欣祖為豫章王嶷中兵叅軍嶷為荆湘二州刺史時義陽劫帥張羣亡命積年鼓行為賊義陽武陵天

門南平四界郡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能禽末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羣從下郢於路先叛結砦于三溪依據深險嶷遣祖為義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為禮遺於坐斬首其黨數百人皆散四郡獲安

王敬則為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殺之以狥自此道不拾遺郡無刼盜又錄得一偷名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為其所緝皆逃走境內以清

梁王珍國爲桂陽内史捕討盜賊境内肅清

蕭景爲雍州刺史州内清肅縁漢水陸千餘里抄盜絶迹又爲郢州刺史齊安晉陵郡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魏即焚塢戍保境不復侵畧

臧厥字獻卿爲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雖募討捕而寇盜不止厥下車宣風化凡諸凶黨繈負而出居民復業商旅流通

謝覽爲吳興太守郡境多劫爲東道患覽下車肅然一

境清謐

檀和之為豫州刺史和之先歴始興太守交州刺史所在有威名盜賊屏迹每出獵猛獸伏不敢起

陳王猛為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迹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

徐僉為潯陽内史為政嚴明盜賊静息

後魏莫題道武時為中山太守督司州之山東七郡事車駕征姚興次于晉陽而上黨羣盜秦頗丁零翟都等

聚衆於壺關詔題帥衆三千以討之上黨太守捕頗斬之都走林慮詔題搜窮討盡平之

李曾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盜奔竄胡元嘉之

薛胄為河北太守郡帶山海路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恃強憑險㝡為狡害劫掠道路侵暴鄉閭商至都之日即收其姦魁二十餘人一時戮之於是羣盜懾氣郡中清肅

韓均為冀州刺史廣阿澤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土廣民

稀多有盜賊乃置鎮以静之均在冀州刧盜止息

夏侯道為西平將軍華州刺史轉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為政清嚴善禁盜賊

李安世為相州刺史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標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道標軍遂為逋逃之藪公私咸患百姓為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畧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

人斬於鄴市境內肅然

高祐為西兗州刺史設禁賊之方令五戶相保若盜發皆連坐初雖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息

廣陽王嘉子深孝明初拜肆州刺史預行恩信胡人便之劫盜止息

李崇為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撾鼓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為節次後聞者以三為節各擊數千槌諸

村閭鼓皆守要路是以盜發俄頃之閒聲布百里之外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

崔休為渤海太守性嚴明雅長治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廣布耳目所在姦盜莫不擒翦百姓畏之寇盜止息清身率下渤海大治

崔延伯為荆州刺史荆州土險蠻左為寇每有結聚者延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䜌是襄土帖泰無敢為患

辛纂為滎陽太守民有姜洛生康乞得者舊是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內為患纂伺捕擒獲梟於郡市百姓欣然

李洪之為河內太守河內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數為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勸勵務本盜賊止息誅鉏姦黨過為酷虐

北齊王峻為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城賊數為民害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每有賊發常出其不意要擊

之賊不敢發合境獲安

蘇瓊為南清河太守其郡多盜賊及瓊至民吏肅然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輙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之

宋世良為清河太守郡東南有曲隄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為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隄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民又謡曰曲隄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屛迹

後周泉企為東雍州刺史蜀人張國儁聚黨剽刼州郡

不能制企命收而戮之闔境清肅
李遷哲為直州刺史鎮白帝黔陽蠻田烏度田都唐等
每抄掠江中為百姓患遷哲隨機出討殺獲甚多由是
諸蠻畏威各送糧餼又遣子弟入質者千有餘家遷哲
乃於白帝城外築城以處之并置四鎮以静峡路自此
寇盜頗息軍糧贍給
韓褒為北雍州刺史州帯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之並
豪右所為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之曰刺史起自

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桀黠少年素為鄉里患者署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發者並某等為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牓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閒諸盜咸悉首盡褒取名簿校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繇是羣盜

屏息

宇文貴為益州刺史蜀人多劫盜貴乃召任俠傑健者署為游軍令其督捕繇是頗息

隋元景山為亳州總管先是州民王迴洛張季貞等聚結亡命每為劫盜前後牧守不能制景山下車逐捕之迴洛季貞挺身奔江南擒其黨數百人皆斬之法令明肅盜賊屏迹稱為大治

陰世師為武賁郎將遼東之役出襄平道明年帝復擊

高麗以本官為涿郡留守於時盜賊蜂起世師逐捕之往往尅捷及帝還大加賞勞

楊子崇為離石太守時百姓饑饉相聚為盜子崇前後捕斬數千人

河間王宏為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民不得安宏奏為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帖然號為良吏

麥鐵杖為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迹

唐呂子臧仕隋為南陽郡丞性剛直有幹用討擊羣賊往往克勝諸郡多荒殘南陽殷實子臧之力也

楚王靈龜為魏州刺史為政嚴肅姦盜屏絶

左難當太宗貞觀初為江州刺史時以江中盜賊劫掠為商旅之害詔以難當為靜江大使自是江路肅清

李栖筠代宗時為常州刺史時草賊帥張度因荒饉聚徒於陽羨西山且地接宣城逼之則烏散坡谷緩之則公行寇掠累歲為四境之患莫能翦除栖筠既至部設

權畧不踰時而覆其巢穴度子六七人一朝伏辜縣是郡界無犬吠之虞而人知敬讓

呂元膺憲宗元和中為東都防禦使時淄青節度使李師道置邸於河南府兵諜雜以往来吏不敢辯因吴元濟北犯郊畿多警防禦兵盡戍伊闕師道潛以兵數十百人内其邸謀焚宫闕而肆殺掠既烹牛饗衆矣明日將出會有卒楊進李再興者謁元膺告急變元膺始自伊闕追兵圍之半日無敢進攻者防禦判官王茂元殺

一人而進或有毀其墉而入者賊衆突出殺數人圍兵
奔駭賊得結伍中衢内其妻子於橐槖以甲冑殿而行
防禦兵羅覩其後不敢追賊出長夏門殺行人而奪其
馬轉掠郊墅濟伊水乃望山而逸元膺誡境上兵重購
以捕之數日有山棚鬻鹿於市賊遇而奪之山棚走而
徵其黨或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窮驗得其魁中
岳寺僧曰圓淨年八十餘嘗為史思明將偉悍過人初
執之使巨力者奮鎚折其脛不能折圓淨罵曰鼠子折

人脚猶不能敢稱徤兒乎乃自置其足使折之如其教乃折臨誅乃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死者凡數千人留守防禦將二人都亭驛卒五人甘水驛卒三人皆潛受其職而為之耳目自始謀及將敗無知者初師道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凡十餘處故以舍山棚而衣食之訾嘉珍門察者潛布分之以屬圓净圓净以師道錢千萬偽理嵩山之佛光寺期以嘉珍竊發時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作亂及窮按之嘉珍門察皆稱賊

武元衡者也元膺密檻聞以送之

蘇良嗣為雍州長史時京城人相食盜賊縱横良嗣為政嚴肅盜發三日内無不擒獲遠近稱為神明

崔郾為岳鄂安黄等州觀察使江湖之閒崔蒲是聚因造蒙衝小艦上下千里期月而盡獲羣盜

梁蔡從訓開平末權知汝州刺史殺山賊誅其首領李虔

後唐竇廷琬同光初為復州遊奕使姦盜屏迹

晉孫彥韜初仕後唐為濮陽刺史屬清泰末羣盜入郡郡人大擾彥韜率帳下百人一呼破之

陸思鐸為深州刺史羣盜結聚與屬邑為患思鐸率數十騎朝夕討捕出必擒獲境内肅然百姓賴之

周李穀漢末為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以中年多盜誘縣人求其淵藪有劉德餘者梁時累攝簿尉於畿甸德餘時閑居中年宗正之劉繼儒與之有舊因見而問曰高祖踐祚四方羣盜屛息何國門之外惟中年為患德

餘素幹事謂繼儒曰如朝廷要捕賊假僕攝主簿或鎮時可勦絶矣繼儒登時言於穀穀納其言尋版署攝主簿僅旬日穀請侍衛兵數十騎付德餘悉擒其黨一人縣佐吏一人役御史臺為其首也索其家得金寶犀玉帶羅錦衣服頗多積年兄弟為賊自是中年無道路之患

王晏為徐州節度使晏滕人少以無賴攻剽為吏所捜索乃從軍洎為節將于故里徐方多盜前後帥守不能

禁詰晏下車悉召故時僚友與之衣服鞍馬謂之曰吾鄉有多盜之名後来者應出諸君之下為我召集徧諭之當我鎮撫時各宜禁戢由是自晏撫封閭井晏然枹鼓之音頓息

折獄

吕刑有折獄之文秋官有弊訟之義非夫明智絶俗臨事不惑又安能察微隠而辯疑似以厭乎人心者哉自炎漢而下修舉吏職親民之重濟以法術毉是按察捕

勠著績尤異若乃詰作折獄申冤訊盜斷之以經義聽之以辭氣濟之以識畧叅之以奇譎靡待兩造之備克申片言之敏寘於憲法畏若神明斯固簡孚閱實之可尚也

漢雋不疑昭帝時為京兆尹時有一男子自稱衛太子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視不疑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蒯聵衛靈公太子輒蒯聵子也蒯聵

得罪于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而晉趙鞅納蒯聵于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聵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子柰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

魏國淵為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

勅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畧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

胡質為東莞太守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罪人斯得

孫禮為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為驗聽者以先老為正而老者不可加以夏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讎如今所云雖臯陶猶將為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封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于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案圖

宜屬平原而曹輿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奈異
同禮上疏曰管仲伯者之佐其器又小猶能奪伯氏駢
邑使没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
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為限而鄃以馬丹侯為驗詐以鳴
犢河為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沈
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
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按擿校也平原在兩河向
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

北相去二十餘里可為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郤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奐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衆人多以為言除城門校尉

前秦符融為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與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

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之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為不祥還之夜夢如初問之筮者云憂訟獄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為水馬為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

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驗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又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為母逐之既擒劫者返誣行人為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

盜何以誣人其發姦擿伏皆此類也

後魏司馬悅字慶宗為豫州刺史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在道路郡縣疑民張隄為劫又於隄家得錢五千隄懼拷掠自誣言殺獄既至州悅觀色察言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云惟得一刀鞘而已悅取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有郭門者前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民董及祖

悅收及祖詰之曰汝何故殺人取錢而遺其刀鞘及祖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着皂襦及祖伏法悅之察獄多此類也

宋世良爲清河太守陽平郡移掩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惟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輙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服

辛祥爲并州平北府司馬有白壁還兵樂道顯被誣爲賊官屬推處咸以爲然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

其比之謂乎若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

柳崇為河北太守初留郡郡民張明失馬疑十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事人別借以温顏更問其親老存否農桑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即獲真賊呂穆等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内帖然

李崇為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歳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令

二父與兒各在别處禁經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乃欵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絶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為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辯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饑渴之意慶賓又

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盖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欵引獄將決矣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外来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州北去此三百里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迹其蹤緒乃云是流兵背役逃走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愍為往報若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所有資財當不愛惜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

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顧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當備財物此人具以報崇崇攝慶賓問曰爾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尸慶賓引伏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為人縛送崇名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

李惠為雍州刺史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於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綱紀曰以此羊皮拷知主乎羣下以為戲言咸無應

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所察究多如此類𨔼是吏民莫敢欺犯

北齊任城王湝為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名城外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一時稱明察

彭城王溦為滄州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駄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溦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黒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擒姦如神若捉得此定神也溦乃詐為上府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畒數被偷溦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為

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為
當時第一
蘇瓊為南清河太守初零陵縣民魏雙成失牛疑其村
人魏子賓送至郡一經窮問知子賓非盜者即便放之
雙成訴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
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多放散云但付府君有
鄰郡富人將財物寄置界內曰我物已寄蘇公矣遂去
平原郡有妖賊劉黑狗構結徒侶通於滄海所部人連

接村居無相染累鄰邑於此服其德後為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區有司徵撿四鄰防宿及蹤迹所疑逮繫數十人璵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為推賊璵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贓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款引道路數伏

後周柳慶初仕後魏為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

閉不異而失之謂是主人所竊詰縣訊問主人遂自誣

服慶聞而歎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常置何處對曰常

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曰與人同飲乎曰向

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

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即遣吏逮捕沙門乃懷

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又有胡家被劫郡縣按

察莫知賊所鄰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既衆似是

烏合既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

牓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来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牓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牓下因此推窮盡獲𫎇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可以待封倘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

于仲文為安固太守有任氏杜家各失牛後得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决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固少聰察可令决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至

郡乃放所認者遂同任氏羣牛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怨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詗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隋元褒為原州總管有商人為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其盜尋發于他所韋鼎為光州刺史有人客遊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去尋于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與客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非也乃某寺僧詃妾盜物

令奴殺之贓在某處即放此客遣人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内肅然不犯咸稱其有神道不拾遺

晉張希崇鎮汾州日有民與郭氏為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怏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郭氏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親子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覧其訴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止稱假子孤二十年撫養之恩倘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頗為傷害名教復敢理

認田園其生涯並付血裔所訟人與朋姦者委法官以

律定刑聞者服其明

冊府元龜卷六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六百九十六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吳　壤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方夫

冊府元龜卷六百九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牧守部

修武備　抑豪彊

修武備

夫備豫不虞古之善教思艱圖易政之善經乃有居牧伯之重總連城之寄屬寇攘之連結或羌戎之密邇以至俯逼强敵旁接叛壘而能發先見之慮設未然之防

厚囷倉之蓄增池隍之固簡稽軍實申明師律訓練講閱之必至斥堠烽燧之必嚴峻誅賞之令治戰守之具觸類而長大為之防用能應變無窮遇戰必克吁干城之詠得庇民之術者焉古所謂物不素具則不可以應卒誠哉是言矣

後漢第五種為高密侯相時徐兖二州盜賊羣起高密在二州之郊倫乃大儲粮稸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至數千家

厚困倉之蓄增池隍之固簡稽軍實申明師律訓練講閱之必至斥堠烽燧之必嚴峻誅賞之令治戰守之具觸類而長大為之防用能應變無窮遇戰必克叶干城之詠得庇民之術者焉古所謂物不素具則不可以應卒誠哉是言矣

後漢第五種為高密侯相時徐兖二州盗賊羣起高密在二州之郊倫乃大儲粮穡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歳至數千家

郭伋爲漁陽太守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畧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後爲并州牧伋知盧芳夙賊卒難以力制常嚴烽堠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隨昱遂謀脅芳降伋芳乃亡入匈奴

崔實爲五原太守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畧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實整厲士馬嚴烽堠虜不敢犯常爲邊冣

樊準為鉅鹿太守而趙魏之郊數為羌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内撫百姓郡境以安後轉河内太守時羌復屢入郡界準輙將兵討逐修理塢壁威名大行

任延為武威太守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到選武畧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黄石屯據要害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常多殘傷絶不敢出

魏劉馥為揚州刺史髙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

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摧於是以苫蓑覆之夜燃脂炤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為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

賈逵為豫州刺史州南與吳接逵明斥堠繕甲兵為守賊之備賊不敢犯

張既為涼州刺史與夏侯儒擊叛胡破之遂上疏請與

儒治左城築郭塞置烽堠邸閣以備胡西羌恐率衆二萬餘落降

范粲為武威太守時戎夷頻侵疆埸粲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城流通無烽燧之警

吴吾彦為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吴造船於蜀彦覺之請增兵為備皓不從彦乃輙為鐵鎖横斷江路及師臨境縁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彦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尅

晉王濬為益州刺史武帝謀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門四出其上皆得馳馬来往又畫鷁首恠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杮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彦取流杮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為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

劉敬宣為江州刺史課集軍粮搜台舟乘軍戎要用常

有儲備故西征諸軍雖失利退據因之每即振復

虞潭為吳國内史修滬瀆壘以防海抄百姓賴之

梁廬陵王續為雍州刺史多聚馬仗畜養驍雄金帛内盈倉廪外實

鄭紹叔為司州刺史創立城隍繕修兵器

陳毛喜為永嘉内史喜至郡不受俸秩政尚清静民吏便之遇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郡與豐州相接而素無備禦喜乃修治城隍嚴飭器械又遣所部松陽令周

磻領千兵援建安賊平授南安内史

後魏韋彧爲豫州刺史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焉境内清肅

江文遥爲汝州刺史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雒州葛榮等相繼叛逆自幽燕以南悉皆淪陷惟文遥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

北齊封子繪爲合州刺史到州未幾值蕭軌裴英起等江東敗没行臺司馬恭發歷陽徑還壽春疆埸大駭無

在州器械隨軍畧盡城隍樓雉虧壞者多子繪乃修造城樓繕治軍器守禦所須畢備人情漸安尋勑於舟營造船艦子繪為大使總監之陳武帝曾遣其護軍將軍徐度等率輕舟從柵口歴東關入巢湖徑襲合肥規燒船艦以夜一更潛冦城下子繪率將士格戰陳人奔退

後周王思政為荆州刺史州境卑濕城塹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藺小歡督工匠繕治之

權景宣為南陽太守地隣敵境景宣修起城樓多備器

械寇盜歛迹民得肄業

宇文測行綏州事先每歲河氷合後突厥即來寇掠測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堠知其動静

唐顔真卿為平原太守時安禄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為託修城浚池隂料丁壯儲廪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讒於禄山密偵之以為書生不足虞無幾禄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

張鎰為濠州刺史屬李靈曜反於汴州鎰訓練鄉兵嚴

守禦之備詔書褒異加侍御史緣淮鎮守
李芃為陳州刺史時李靈曜反於汴州永平節度使李
勉署芃兼亳州防禦使練達軍事兵備甚肅
關播為淮南節度陳少遊判官攝滁州刺史時李靈曜
阻兵跋扈於汴州少遊自領兵鎮淮上所在盜賊蜂起
播調閲州兵令具守備
嗣曹王皐為洪州刺史時梁崇義反乃集州吏令軍中
曰嘗有功未伸者别為行有策謀及器能堪佐軍者别

為行有裨將伊慎李伯潛劉昇皆自占皐察其詞氣驗其有功皆補大將擢王鍔委之中軍以馬彛許孟容為賓介繕甲兵具戰艦將軍二萬焉
張建封為壽州刺史時李希烈陷汴州遣使赴揚州未至為建封所得斬之希烈聞之大怒即署其大將杜少誠為偽僕射淮南節度令先平壽州然後取廣陵建封於霍丘堅柵嚴加守禦少誠竟不能進後為濠壽廬三州觀察使大修緝城池悉心綏撫遠近悅附

韓滉為潤州刺史屬輿駕廵幸河汴驂然滉訓練士卒鍛礪戈甲稱為精勁

王翃為東都留守凡閑置二十餘屯復市勁筋長鐵簡練器械無何吳少誠反蔡州翃賦車籍甲僅得完繕而卒

呂元膺為東都留守請募置山棚子弟以衛宫城東畿西南鄭山谷曠遠多麇鹿猛獸人習射獵不務耕稼春夏聯號山以其族黨遷徙無常俗呼為山棚前留守權德輿知其

可縻而用將請之會詔徵故元膺繼請焉

李景畧為豐州刺史廪儲備器械具二歲後軍聲雄冠北邊

梁趙犨唐末為陳州刺史時黄巢犯宫闕犨謂將吏曰賊巢之虐徧於四方茍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則必驅殘黨以東下况與忠武久為仇讎凌我土疆勢必然也乃遣增垣墉濬溝洫實倉廪積薪芻凡四門之外兩舍之内民有資糧者悉令輓入郡中繕甲利兵劍矟弓弩矢

石無不畢備又招名勁勇寘之麾下以仲弟昶為防遏都指揮使以季弟翃為親從都知兵馬使長子麓次子霖皆分領銳兵黃巢在長安畢為王師四面振束食盡人饑謀東奔之計先遣驍將孟楷擁徒萬人直入項城犨引兵擊之賊衆大潰斬獲畧盡生擒孟楷中和三年朝廷聞其功就加檢校兵部尚書

王檀守密州刺史郡接淮戎舊無壁壘乃率丁夫修築羅城六旬而畢居民賴之

鄧季筠為登州刺史下車稱理登州舊無羅城及季筠至郡率丁壯以築之民共安之

抑豪彊

孔子曰齊之以刑國僑曰糾之以猛是知剛嚴武健以御其下者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若夫豪猾之民陵暴疲弱兼并之族雄張邑里撓敗法令侵害吏治復有倚恃強勢肆行姦宄條教不足以懲違德義不能以宣化繇是聳疾邪之志以除惡為務靡顧權右専事威斷道

德齊禮我則未暇風行霜烈一致於法俾暴横者自禁柔愞者獲全其或深刻之過差勝任而媮快固與夫斷斷守道之吏異矣

漢郅都景帝時為中郎將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帝拜都為濟南守至則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言懼之甚至於股脚戰栗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嚴延年武帝時為涿郡太守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

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納之飾文而入之為罪

義縱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

趙廣漢守京兆尹時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瀕蔵上也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不改於是收案致法致至也令至於罪罰之法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豪豪傑也長者名德之人也宗族賓客謀

欲篡取（逆取曰篡）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起居謂居止之處及欲發之狀）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遷潁川太守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宿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計（受相訟牋記也擇其中可使者獎厲而使之）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遣知其事由其人發故結怨咎也）又教吏為缿筩（缿若今盛錢藏缾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缿或筩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

強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面相斥曰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

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月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渠豈也言掾所部内豈有其人乎）文卬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卬謂仰頭而對也）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除季穉之外更有誰也）文曰豺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言不當釋大而取小）

也實默然稱李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實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失車騎將軍謂失王音意奏免商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實實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稱李託實故實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實氣索索盡也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稱李當且闔閤勿有所問闔閉也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誣謗也即度稱李而譴它事過度不治罪眾口讙譁終身自墮墮毁也實曰受教稱李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

火杜塞也不通水火謂雖鄰伍亦不往來也穿舍後牆為小户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具言恐懼改飾之狀也文曰我與稱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顧受將命分當相直言自顧念受天子命為郡將以職分故當相直過也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户適趨衕耳更改也稱季遂不敢犯法實亦竟歲無所譴

何並為頴川太守郡人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臧千金臧謂致罪之臧也並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減死罪一等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

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時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漁者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為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縱橫郡中聞並且至皆亡也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勑曰三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負謂恃其權力也吏格殺之亦得趙

李宅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静

尹翁歸為東海太守大豪郯許仲孫郯縣之豪姓許名仲孫為姦

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輙以力勢變詐自

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

東海大治以髙第入守右扶風淵歲為真緩於小弱急

於豪強豪強有論罪輸掌畜官論罪決罪也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掌畜官也

使斫莝斬莝也責以負程不得取代負數也計其人及日數為功程

不中程輙笞督督責也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鈇斫莝刀也使其所

並故因以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
並刀自剄

陳咸為南陽太守操持掾史操執也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敕書曰公然移書以約勅也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強慹服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

後漢蔡茂為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輙糾察無所迴避

董宣為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

宅而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内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寃號呌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繫劇獄劇縣之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聲曰董宣平生未曾食人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當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

多殺無辜宣具狀以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繇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棄岑罪

第五倫為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吏家資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文職修理

羊陟為河南尹禁治豪右京師憚之

吏弼為平原相為政特挫抑豪強其小民有罪多所容
貸
張歆為淮陽王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干亂法禁歆
將令尉入宮搜捕王白上歆坐左遷為汲令
王暢為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
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
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法諸受臧二千萬以
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

井夷鼃豪右大震

任延為武威太守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為人暴害延收紺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内吏民累息

滕延為濟北相時小黄門叚珪中常侍侯覽家在濟陰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賔客侵犯百姓刼掠行旅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怨以事上訴延坐

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

朱穆為兾州刺史州人有官者三人為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

黄昌為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也亟勑付獄案殺之郡中震慄

任宏為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官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

苑康遷泰山太守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覧毋案其宗黨賔客或有迸匿泰山界者康既嘗疾閹官因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覧大怨之誣康與兖州刺史第五種及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獄減死罪一等徙日南頼陰人及太山羊陟等詣闕為訟乃原還本郡

李固為荆州刺史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贓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兾兾為千里移檄言移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而固持之愈急兾遂令徙固為泰山太守

李燮為河南尹先是頴川甄邵謟附梁兾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兾亡奔邵邵偽納而陰以告兾兾即捕殺之邵當遷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屍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雒陽燮行途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謟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

杜密歷代郡泰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為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

第五種為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勢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以鉛刀論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贓五六千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超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嘆之

荀昱為沛相弟曇為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

閹官其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纖罪必誅昱後共大將
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
魏倉慈為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
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
無所改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
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
畢其本直
吳鄭胄為建安太守時校事呂壹賓客於郡犯法胄收

付獄考竟壹懷恨後密譖冑太帝大怒台冑還潘濬陳表並為請得釋太常潘濬偏將軍陳表

晉劉裔為豫章太守郡人莫鴻南土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橫恣無道百姓患之裔至誅鴻及諸豪右界內肅然

宋蔡興宗為會稽太守郡多豪右不遵王憲又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畧山湖妨民害治興宗皆以法繩之會稽全實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所在撓亂大為民患子息滋長督責無窮興宗悉啓罷省又陳原諸逋

負解遣雜役並見從

南齊顧憲之為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即表除之文度後還葬母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深恨之卒不能傷也

梁謝覽為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黄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横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子弟来迎覽覽逐去其船杖吏為通者自是陸之家杜門不出不敢與

公私闗通

何遠為東陽太守疾強富如仇讐視貧細如子弟特為豪右所畏憚

後魏趙郡王謐弟譚自羽林監出為高陽太守為政嚴斷豪右畏之

房士達為平原太守抑摧豪強境内肅然

劉藻為秦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麄暴或拒課輸或害長吏藻開示恩信誅戮豪强羗氏憚之守宰於是始得

居其舊
元仲景為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
縱横又為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決於是
豪貴寒心
北齊裴讓之為清河太守郡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興
久吏姦猾多有侵削於是遂脅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
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
後周柳慶魏末孝武帝時為雍州别駕廣陵王元欣魏

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為凶横或有告其盜牛慶推捕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今若加以桎梏後復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辯其無罪孟氏繇此益驕慶於是大集僚吏盛言孟氏依倚權戚侵虐之狀言畢便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不敢侵暴

韓褒為都督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漁小民同於僕隷故貧者日削豪者益富褒乃悉募貧民以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賦又調富人

財物以賑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又先盡貧乏者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戶口殷實

竇熾為原州刺史抑挫豪右申理幽滯

泉企為東雍州刺史部民楊年度太保椿之從弟恃託椿勢侵害百姓守宰多被其淩侮皆畏而不敢聞企收而治之將加極法於是楊氏漸懼闔宗請闕請恩自此豪右屏迹無敢犯者

隋庫狄士文為雍州長史士文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

窺候要貴必死此官矣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

唐魏元忠則天長安中為并州副元帥時奉宸令張易之嘗縱其家奴淩暴百姓元忠笞殺之權豪莫不敬憚

路嗣恭代宗大歷中為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在官恭恪善理財賦賈明觀者事北軍都虞候劉希暹及魚朝恩誅希暹從坐明觀積惡犯衆怒時宰相元載受賂遣江南効力魏少遊承載意苟容之及嗣恭代少遊即日杖殺識者稱之

鄭叔則德宗貞元初為京兆尹奏射生神策及六軍將士准三月二十一日勅如有關府縣須其辯對者先具奏聞然後移牒本軍不得懸有追捕伏以浩穰之地姦慝不常小失提防恐難懲肅其婚田常務即請准勅處分其盜賊鬬毆及姦偽等若待奏報恐失罪人請以時追捕具狀申奏從之

許孟容憲宗元和四年為京兆尹神策軍吏李昱假貸長安富人錢八百貫滿三歳不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

尅日命還之曰不及期當死自興元以後禁軍有功又中貴人尤有恩渥者方得護軍故軍士益横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法繩之一軍盡驚寃訴於帝帝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遣中使再至乃執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輦轂合為陛下彈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以其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斂迹威望大震

王播元和五年代許孟容為京兆尹時禁軍諸鎮布列

畿內軍人出入屬鞬佩劍往往盜發難以擒姦播奏請畿內軍鎮將卒出入不得持戎具諸王駙馬權豪之家不得於畿內試鷹犬畋獵之具詔從之於是姦豪殄息

劉栖楚敬宗寶歴中為京兆尹摧抑豪右甚有鈎距時人比之西漢趙廣漢

馮宿為河南尹維苑使姚文壽縱部下侵欺百姓吏不敢捕一日遇大會常所捕者傲睨於文壽之側宿知而掩之杖死

王起鎮蒲州有豪民怙西軍之勢者立擒而鞭之一境獲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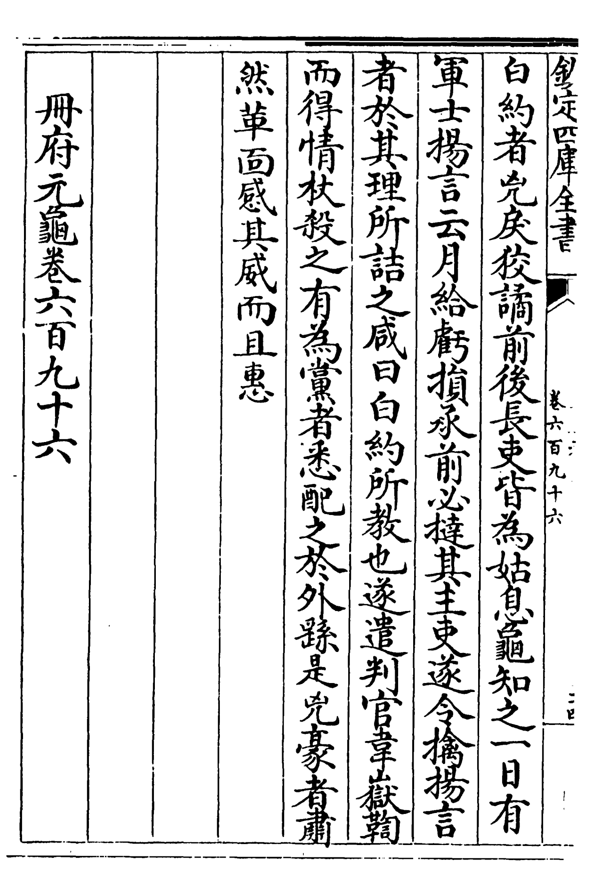
韋長文宗太和末為京兆尹奏准勅天下州府所犯罪除情狀巨蠹者其他過誤及尋常公事違犯不得鞭背者伏以京師浩穰姦豪所聚終日懲罰牴犯猶多小有寬容即難禁戢若恭守勅旨則無以肅清若臨事用刑則有違詔命伏望許依前據輕重處置從之

薛元賞開成初為京兆尹奏京城豪猾素難禁戢自去

冬後益恣凶狂假託軍司刼掠坊市伏望自去年十一月後府縣所雜及坊市百姓投名諸軍諸使諸司悉令解還府縣與得繳内寧止輦下清肅許之

柳仲郢武宗會昌中為京兆尹時紇干泉訴表甥劉翊毆母翊為禁軍小校仲郢不候奏下杖殺之

王龜宣宗大中中為同州防禦使同州素稱難理春夏稍有水旱公賦不齊以妄訴者得討龜下車之後春雨霑洽夏復訴之乃分幹吏繩其強者蠲其貧者有牙將



白約者兇戾狡譎前後長吏皆為姑息龜知之一日有軍士揚言云月給虧損承前必撻其主吏遂令擒揚言者於其理所詰之咸曰白約所教也遂遣判官韋嶽鞫而得情杖殺之有為黨者悉配之於外縣是兇豪者肅然革面感其威而且惠

冊府元龜卷六百九十六